

■玉渊杂谭

南锣鼓巷折射的旅游乱象

文·杨雪

南锣鼓巷主动申请取消国家3A级景区资质之举收获了一万个赞,但这种“高风亮节”的自我让步,对于他者来说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。据探子回报,小红帽、小黄帽军团依然大摇大摆涌而来,拒不承认自己是旅游团,导游就躲在队伍中,进入巷子后现身开始讲解。

导游好似奸诈,不过话说回来,南锣鼓巷是开放的公共街区,团队游客不能享有和散客同等权利这一点从道理上是站不住脚的。况且,就现行公共管理水平而言,拒绝旅游团的可操作性在哪里,细则如何制定、实施和监管,都令人无从想象。虽然我

本人也十分反感中国式旅游团,但对此新观的合理性深表疑惑。

旅游团对南锣鼓巷的偏爱实际上并不在其历史文化风情,而在于这个景点的实惠。一来没有门票,二来导游把游客“放羊”一样放进去“逛吃逛吃”一番,双方都能落得轻松愉快。旅行社正是通过种种“双赢”的小窍门降低成本,薄利多销的低团费模式为飞速发展旅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正所谓“我不杀伯仁,伯仁却因我而死”,南锣鼓巷淹没在大跃进式的旅游发展中,颇有劫数难逃的意味。

何其无辜!需要思变的本不该是南锣鼓巷,而是这种大跃进式、无序壮大的旅游业态。一边是雨后春笋般大大小小的旅行社争相收客发团,另一边是资质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景区无限大方开门迎客。就拿我上周末一念之差去的平谷天云山景区来说,除了在山顶修了两个玻璃栈道以外,基本上没有景色可言;开发粗放,山路居然用大理石铺成坡道,一路都有游客摔倒;管理混乱,下山出停车场堵了三个小时。就这样一个类似黑景点的所谓4A景区,众多旅游团居然纷纷前来“签到”。当然,用脚趾想都知道

开发商有些背景,而抢蛋糕分羹本无可厚非,但搞开发也用脚趾想就太无耻了,节操掉了一地啊。我在前面用到“一念之差”这个词,就是因为京郊存在太多这样的景点,对京郊游我早就十分谨慎,结果还是中招了。

不考虑接待能力,不理睬旅游体验,且看中国旅游团所到之处,人声鼎沸摩肩接踵,杀伤力所向披靡——抢不上环保车打架、上飞机打架、国外吃自助餐抢虾……不仅闹得我山河狼藉,还以糟糕的形象令世界瞩目。就我自己的亲身体会,一个四五十人的旅游团,其内部就已存在资源竞

争,景点拍照、上厕所、吃饭都要排队,这种情况下,素质想不低都难。

现在,越来越注重旅游质量的人都选择自由行去国外旅游消费了。当然,这目前并不会影响到国内体量庞大的旅游市场,旅游产业大可以继续粗放发展,用脚趾捞钱。但体量再大也有坐吃山空的一天,消费者都不傻,到时候可别哭天抢地的又来呼吁大家要爱国、要把消费留在本土云云。随着国民整体消费水平和品位的提升,改变旅游业发展思路是迟早的事,只不过改得越早越主动。

鼠鞠草

文·陈超群

四月,我在校园的草地上发现了一棵看上去很眼熟的草——淡绿的细叶,嫩黄的小花,粉白的茎干,清清凉凉、软软糯糯的。蹲下来细看,啊,这不是鼠鞠草么!

鼠鞠草和韭菜、点地梅一起,是我童年记忆中江南春天的颜色和气息。那时不知这叫鼠鞠草,母亲管它叫“糯米草”,说是可以像蓬蒿(江南常州一带方言中把艾草叫做“蓬蒿”)一样做青团吃。

我童年时很不受艾草或鼠鞠草做成的青团的味道,总觉得又苦又带有青草气,实在不理解为什么每到清明前大人总要来做吃,还一口一个“清香”。然而现在只要一提起“清明”俩字,我却特别想念青团,想念那份独特的味道——就像我和小伙伴们在开满野花的地里打滚时闻到的花香,又像我蹲在长满青草的水渠边抓小蜻蜓时闻到的水香……其实,已经说不上来是一种对草的记忆,还是对食物的记忆,抑或是一种乡愁。

这年在各地城市也曾见过“青团”,它们大多鲜绿碧亮,惹人注目,但总有些绿得可疑,不是我记忆中真正的青团色。今年清明期间,中学同学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她自制的青团,我一看,多么其貌不扬而又亲切熟悉的暗绿色啊!这个颜色就对了。艾草或鼠鞠草做的青团,就是这种纯朴的样貌,平淡、踏实,又暗藏生机,像老百姓最普通的日子本来的颜色。

之后没几天,我就在深圳校园的草地上发现了鼠鞠草。奇怪的是,校园的草地上仅有这一棵。自从发现它后,我几乎把校园的各块草地地毯式地搜索了一遍,也没能再找出第二棵来。这让我怀疑深圳或者广东是没有鼠鞠草的。我在深圳生活十余年,也从来没有注意到野外外长有鼠鞠草。我发现的这一棵也许是鸟儿从远方带来的种子。无论如何,这在我的植物观察记录中算是一个“新发现”。

然而查资料得知,其实鼠鞠草在南方也是有的,比如广东潮汕地区的“鼠壳棵”(又叫鼠曲棵、清明棵),就是采来鼠鞠草的嫩叶,用开水烫过后,与米粉、白糖等揉和均匀,做成糕团,再用各种花纹图案的模子刻上“棵印”,或蒸或煎而成。能成为民间传统美食,想来广东这一带的鼠鞠草应该还不少。城市的发展大量侵占了本土野花野草的生存空间,这也许导致了鼠鞠草的少见多怪。

这才想起来,在深圳也曾看到有妇女提着篮子卖一种看上去黑乎乎的点心,大概就是“鼠壳棵”了。下次看见了,可以一尝,看与家乡江南的清明味道是否相似,说不定也可以慰藉我泛泛的乡愁了。

不过说实话,以前就算知道那些糕团叫做“鼠壳棵”,也是不敢买来吃的,在知道“鼠壳棵”是用鼠鞠草制成,而鼠鞠草就是儿时认识的“糯米草”之前,我会被它名字上的“鼠”字吓到,以为是什么“黑暗料理”。其实鼠鞠草和老鼠的确是有点关系的——其茎叶上长有一层细密的白色柔毛,古人联想到了老鼠耳朵上的茸毛,所以名为鼠鞠草或鼠耳草。“鞠”字代表这种草与饮食有关。鼠鞠二字,一个代表形象,一个代表功能,生动朴素。

在我的微距镜头下,鼠鞠草的茸毛看上去丝滑柔润,质感很赞,如果叶子上再有一颗晶莹的露珠,画面就更美了。《中国国家地理》一篇文章说,鼠鞠草的味道不仅受人类喜爱,连潜伏初醒的虫子也很喜欢呢,鼠鞠草叶子茸毛上的露水是虫子饮用的“琼浆玉液”,名为“蚰蜒酒”。唐代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写,“蚰蜒酒草,一曰鼠耳,象形也”。“蚰蜒酒”,还真是风雅啊!

其实,我小时候在野地里玩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鼠鞠草和它的这层茸毛了,只是那时我既不懂青团的滋味,也不知虫子的风雅,我的兴趣点,是用一种很微妙力量去扯它的茎和叶,扯出那种茎叶已断但茸毛还相连的“藕断丝连”的感觉。天晓得我怎么想出这样的游戏的。哎,哪个植物爱好者童年时没有当过熊孩子呢?



■桂下漫笔

那些年停办的大学

文·胡一峰

我们今天所说的“大学”,诞生于西方的中世纪,对中国而言,是个舶来品。究竟谁是中国第一所大学,至今仍有争议。但对中国社会运转起到真正作用的大学,大约19世纪中叶后才出现。

这么看来,中国有大学的年头不算长,但停办的大学不少。比如,北京的燕京大学、辅仁大学,广州的岭南大学,因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变化而停办。还有一些应时而生的“革命大学”,在完成历史任务后光荣退隐。不过,这些大学虽然停办了,它们昔日的辉煌,无论是留在中国学术史上,还是留在革命功劳簿上的,依然镌刻在民族文明的纪念碑上。人们不会忘记,时局动荡、人心离散之际,陈序经执掌的岭南大学向陈寅恪伸出了橄榄枝,由此延续了一段文脉,也使康乐园成为学人心中圣地。人们也不会忘记,那些年遍地开花的“革命大学”,固不合今日之高等教育成例,但锻造出的治国栋梁,影响却是那么深远。

不过,有的大学因为个头小、专业少,消失之后受关注不多,似乎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了,却更值得人们深思。很多人知道,北京有个朝阳区,“朝阳群众”尤负盛名。但知道北京曾有一所“朝阳大学”的恐怕不多。“朝阳大学”这个名字,仿佛一个社区学院,听来多少有点Low。其实,此“朝阳”非彼“朝阳”。朝阳大学旧址在北京东城区海运仓,和“朝阳区”风牛马不及。大学之名“朝阳”,寓意旭日东升、向往光明、朝气蓬勃之精神呼之欲出。与“朝阳群众”以治安风化为己任仅有的类似之处,大概是朝阳大学是一所政法专业院校。

朝阳大学的诞生与政治风气变化有密切关系。1912年,中华民国建立,民主法治之风大兴,政法人才培养一时成为急务,年底,朝阳大学应运而生,第一任校长汪友龄曾任司法部次长,朝大与政界保持了密切的联系,称之为“政治学院”似也不为过。

而且,和一般高校由教育部领导管理不同,朝阳大学与司法部关系很近。办实事者都知道,“婆婆”多了易掣肘,政出多头难办事,但朝阳大学的办学成果不但得到教育部肯定,而且受到司法部嘉奖。从1916有第一批毕业生算起,至1949年学校停办,三十多年时间里,朝阳大学培养的毕业生不过6000余人,平均一年不过二三百人。但学科特色鲜明,法科学生占七成,而且学生基础好,入学录取及平时的考试又很严格,毕业生以“不怕考”出名,尤擅应对各种文官考试、法官考试等,1936年《朝阳大学概况》中这样写道:“每值司法官或高等文官考试,本校学生均取录较多,屡列前茅”。第一届全国法官考试,朝大毕业生独占鳌头。可以说,朝阳大学客观上承担了司法部助手和后备军的职能。

培养实务人才,确为朝阳大学特色所在,毕业生做公务员、法官者尤多。据1928年的一位毕业生回忆,“毕业生中,学术高深、理论渊博的学者似乎很少,却产生了大批官吏、讼师和幕僚人材”,除了少数位高权重之外,大部分都在中下层机关谋生。又或许因为专业相近、业绩相联等原因,“朝阳同学在校时是一盘散沙,及至到了社会见面,则是亲热异常”,甚至有“无朝不成院,无朝不开庭”的美谈。

教书育人之外,朝阳大学在学术上也颇有建树,校刊《法律评论》是民国时期创刊最早也最负盛名的正规法律杂志。在朝阳大学任教的名教授很是不少。时人誉称的“中国四大法学家”中,朝大独占三席。李大钊、范文澜、翦伯赞等左翼学者被邀请讲课。蒋介石的文胆之一陶希圣也曾任朝大,且对学校给予极高评价:“中国法学和司法界,朝阳大学出身的人才是一流,亦可以说

是主流,法学教育史上,朝阳大学应居第一位。”1929年世界法海牙会议上,朝阳大学还获得“中国最优法校”的赞誉。

和前文提到的几所大学一样,新中国成立前后,朝大的命运发生了根本变化。应该说,这和当时的政治气候以及法学的学科特性都有一定关系。1949年8月,朝阳大学改名“中国政法大学”。次年,学校举行开学典礼。没过多久,又被合并到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之中。

对于包括朝阳大学在内的大学停办,史上支持者有之,不解者有之,反对者亦有之。停办大学,不自今日始,也不会自今日终。每一所被停办的大学总有这样那样被停办的理由。昔日,“革命”二字为之背书,如今,“改革”有时被拿作幌子。值得注意的是,有的大学被停办后,成了一座不倒的纪念碑,甚至具有了成仁圣地的意义,而当年停办它们的“理由”却早已风逝。后人爬梳故纸堆,除了得些佐餐谈资,发点思古幽情之外,更重要的在这些纪念碑下,为今人处事寻一个立脚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在大学停办这件事上,比找一个“高大上”的理由更重要的,是认真考虑一下,这些理由能否站得住,以及能站住多久。或者改一句鲁迅先生的话来说,莫非下令停办的时候,竟没有想到这些停办的理由终究是要倒的么?



朝阳大学大礼堂

■品筑春秋

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的夏商建筑

文·填下乌贼



二里头遗址复原图



殷墟复原图

公元前21世纪,禹的儿子启建立夏朝,终结了禅让制,开始了“家天下”的世袭制。从夏朝的建立,到春秋的结束(公元前475年),这1500多年的漫长岁月,是中国的奴隶社会时期。这一时期的建筑水平比起原始社会来,自然有了较大的提高,毕竟能聚集一个国家的实力,建造的宫殿建筑其遗址在今天看来,还是相当有水准的。

与氏族部落不一样,作为中国第一个王朝,夏朝开始有了王国和都城的概念。夏朝的都城叫“斟鄩”,位于今天的河南洛阳一带。1959年,考古学家在豫西进行夏

墟调查时,在洛阳偃师市翟镇乡二里头村发现了一处大型遗址,经过新中国三代考古学家持续40多次的发掘,证实了这里是公元前20世纪前半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,它拥有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,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青铜冶铸作坊,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——夏都斟鄩遗址(二里头遗址)。

有学者认为,二里头一号宫殿遗址和二号宫殿遗址分别是王宫和宗庙遗迹。一号宫殿遗址围墙略呈折角正方形,东西长108米,南北宽100米,大致等于1.5个现代的足球场大小。王宫大殿在围墙内北端的夯土台基上,东西长30.4米,南北宽11.4米,柱洞排列整齐,形成面阔8间、进深3间的殿身平面。专家根据《考工记》,复原了一号宫殿的图形,认为这是一座以木架骨、草泥为皮,四坡出檐的大型木构建筑。值得注意的是,因为没有砖瓦出土,专家认定,一号宫殿以茅草为屋顶,以夯土为墙壁,隶属于上古建筑中的“茅茨土阶”形态。在今天看来,这种王宫大殿不论是规模还是材料,都太原始落后了,但是,在4000年前,这可是整个东亚地区最高大、最雄伟的建筑,睥睨四方,唯我独尊。

二号宫殿建筑遗址是包括廊庑、大门、中心殿堂、大墓的一组建筑。宫殿有北墙、

东墙、东廊、西墙和西廊,南面为复廊和大门建筑,而北墙和三面廊庑围成一个广庭,庭院里有陶水管铺设或石板砌成的地下水设施(早在夏代就有下水道啦)。广庭中最大的聚落,它拥有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,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青铜冶铸作坊,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——夏都斟鄩遗址(二里头遗址)。

从两组宫殿建筑复原图看,当时修建它们的时候,有一定的建筑图纸(纸张尚未发明,应该是刻在木头或者竹片上,有待实物出土)。如果图纸有朝一日出土面世,可以想象,这将是多么令人震撼的考古大发现!

夏朝之后,就是商朝。这里先来说说成语“托梁换柱”的典故。

话说老商王帝乙在世时,某日与众王子、大臣同殿议政。突然之间,头顶传来“咔嚓”一声巨响,大家抬头一看,只见大殿上有一根柱子拦腰折断,眼看着大殿就要轰然倒塌。正在众人惊慌失措之时,三王子辛一个箭步冲到断柱旁,双臂用力,竟然硬生生地把房梁托了起来。众人赶紧招呼卫士用新柱子换掉断柱,遂转危为安。经此一役后,老商王对这个天生神力的小儿子越发喜欢,最终将王位传给了他,即《封神演义》里的末代之君商纣王。

中国古代建筑中,梁柱是建筑的骨架,承担起负重的主要功能。梁是纵向的大方木,其腹部两端搭在柱头上,背部承受着瓜

柱和檩杆,承担其上构件的载荷并将之传递给身下的柱子。而柱子是直立的大木,分担起自梁而来的巨大重量,并将之传递给大地。所以说,中国古建筑主要承重机构不是承重墙,而是梁柱,承重结构(梁柱)和围护结构(墙体)是可以分开的。

这么看的话,这个纣王还真真是天生神力、勇武异常。不过,让我们来看看商代宫殿的规格,再来查验一下纣王托梁换柱的成色和含金量。

据历史记载,商代的都城曾数次迁移,最后建都于殷,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。小屯殷墟宫殿遗址有多个重要发现,对后世的建筑影响极大:

首先,殷墟遗址具有大体一致的纵轴线和对称布局,商代的都城曾数次迁移,最后建都于殷,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。小屯殷墟宫殿遗址有多个重要发现,对后世的建筑影响极大:

其次,夯土技术发展到成熟阶段。到了商代,板筑技术已经得到了普及,在砖头尚未发明的年代,夯土墙是最坚固的城防。孟子名篇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》中说“傅说举于版筑之间”,这个传说,在辅佐商王武丁之前,就是一名建筑工人,负责夯土筑墙工作。

第三,石灰水涂料得到应用。在商代的建筑遗址中,出现了白灰抹墙。可见商代人采用石灰水作为建筑涂料,刷白墙壁,开始了室内美化的过程。直到今天,我国

部分偏远地区还有人用这种原始的石灰水涂料涂刷居室。

第四,甲骨文的出现。商代的甲骨文是方块汉字的原始雏形,很多是象形字,其中宫、高、京、室、宅、门、户、牢、囚、家、井等字,其图画就是模仿的建筑实物,从这些文字的造型中,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建筑的大致形象。

殷墟宫殿遗址南北长1000米,东西宽650米,总面积71.5公顷,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,也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和组成部分,包括宫殿、宗庙等建筑基址80余座。在宫殿宗庙遗址的西、南两面,有一条人工挖掘而成的防御壕沟,将宫殿、宗庙环抱其中,起到类似护城河的作用。

至于商代王宫大殿的柱子有多粗,我们也可以从遗留的柱础来测量:所有的石柱础都是用直径15—30厘米的天然卵石制成,有些大柱础下面还有铜铤衬托——起到找平、防潮和装饰作用。这么看的话,商纣王“托梁换柱”的大柱子,隶属于殷内的金柱,是最主要的承重柱,故而,直径也应该最长,大约30厘米左右。

以宫殿宗庙建筑和陵墓为代表的夏商建筑,造型古朴,大巧不工,虽然依旧原始,落后,但能真切反映出中国远古建筑特有的时代气息,代表了中国远古建筑的水平。